

花火

陌上花开
第二季 01

温暖系

夏时◎著
XIA SHI WORKS

江湖

有你陪伴的江湖，
归属温暖的……



扮丑女主从头摸到尾，护短大侠从外爱到内

晴天萌主【夏时】
妙笔生花点出视觉盛宴

《花火》强档登陆
吐糟贺岁片也拍不出的精彩

她千里寻夫，却半路移情

一本正经的引诱，一脸无辜的腹黑

大侠，别骄傲了，快来

闯荡江湖逗小妞吧！❤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温暖，
不要钱！



夏时 XIASHI

曾用笔名潼舞，已出版长篇小说：《触不到的恋人》《傀儡少女之灵影夕颜》《绯色暮恋曲1》《绯色暮恋曲2》《等待未满》等。短篇小说：《触弦》《浮生三世之桃花酿》等。擅长青春纯爱、都市言情、古风武侠等类型的小说。



温暖系 江湖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沈阳·

© 夏 时 201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温暖系江湖 / 夏时著.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2.2
ISBN 978-7-5313-4177-2

I. ①温… II. ①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14392 号

温暖系江湖

责任编辑 王 平 崔 丹
责任校对 张 斌
装帧设计 许 静
内页设计 周 丽
特约插画 盍么么
选题策划 花火工作室 (北京)
特约编辑 傲天月
幅面尺寸 145mm×210mm
字 数 287 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次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 编 110003
网 址 www.chinachunfeng.net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ISBN 978-7-5313-4177-2

定价: 19.8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029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731-88282222

目录



温

WEN

- 第一章 卖棺材的官小采 001
- 第二章 精彩绝艳连景祁 011
- 第三章 大侠的厨艺很给力 021
- 第四章 暗算与反暗算 033
- 第五章 细说心上人 043

暖

NUAN

- 第六章 醋缸进化论 055
- 第七章 夜探梨园 065
- 第八章 阎王见 075
- 第九章 兔子只吃肉 087
- 第十章 真凶 099

系

XI

- 第十一章 疑是故人来 109
- 第十二章 又见真凶 119
- 第十三章 大侠的内人 129

目 录



江

JIANG

第十四章 换我心，为你心 139

第十五章 血魂玉 151

第十六章 惊为天人 163

第十七章 咒引 173

第十八章 情之所钟 185

湖

HU

第十九章 听说，江湖 195

第二十章 不告而别 205

第二十一章 面瘫的困惑 215

第二十二章 九擎殿殿主 227

第二十三章 坐怀不曾乱 237

第二十四章 谁的温柔，入骨三分 247

第二十五章 江湖，温暖系 259

慕容冽×汤圆番外 主人，我要吃肉 267

后 记 279

第一章



卖棺材的官小采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

涛声阵阵的密林一侧，崎岖山路上一辆马车飞奔而来。车轮飞速转动着，轧过坑坑洼洼的山道，在静夜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而车身却平稳得如履平地。车盖上的金穗也只是轻轻晃动着，可见这驾车之人的功夫是何等的娴熟。蓦地，驾车之人猛一拉缰绳，枣红马一抬前蹄，马车骤然停在了路边。

“出什么事了？”车厢里的人像是被惊醒，略为疲惫的声音透过厚厚的布幔传了出来，原本如珠玉般温润的声音因为那七分虚弱而显得有些低哑。

“距这里三里地的林子里似乎有人在打斗。”坐在车架上的男子转头低声回答道，一头乌丝在夜风里散开，露出一张桀骜不羁的脸庞。

“有人打斗吗？”车厢里的声音一顿，“没想到我这一病，竟然连三里开外的声音都察觉不到了。”

“师兄……”

“算了，先不说这些，你快过去看看。”

“可是留你个人在这里……”

“放心吧，我只是受了伤，又不是残废了，何况还有景毓在。”

他的声音虽虚弱，柔软平淡中却带着几分不容反驳的傲气，听者心中一凛，连忙应道：“是，我这就去。”

说着，青年拔地而起，足尖轻点马背，借力而行，如大鹏展翅般朝密林深处掠去。湛青色的锦袍在月光下猎猎起舞，青年的身影分外潇洒，那神鬼莫测的轻功如果出现在江湖上，则又会是当今武

林一个令人瞩目的神话。

他轻功虽高，奈何天色太黑，只能听声辨路。等赶到现场时已然晚了半步，只听到一声刺破夜空的惨叫，他眼见一黑衣人的剑从对方的咽喉中拔出，那个商贾装扮的中年人顿时颓然倒地。暗红色的血液飞溅三尺，令并不流通的空气里添了一抹腥气。

持剑的黑衣人见有人闯入，眼中锐芒一闪，也不转身，身子飞速向身后的密林中掠去，脚下用的竟也是上乘轻功。

“站住！”那俊美青年冷喝一声，一个起落，长剑直取那黑衣人的咽喉。那人见逃不走，只好提剑迎上。他自认为功力在武林中已算上上乘，却没想到面前这花花公子般的青年不仅内力深厚，剑法更是诡谲，直逼得他节节败退。

青年打得游刃有余，手里运起十成力道，长剑向前一指，冷笑道：“说，谁派你来的？”

黑衣人目光一凝，举剑上挡，却没想到手里的长剑竟耐不住这力道脱手飞了出去，直直砍上了十步开外的一棵老树，剑身顿时入木三分。就看见那棵老树树身一摇，树梢上隐约有个什么东西穿过树叶，发出了清脆的声响。

还有人！

青年一怔，那个黑衣人趁机向后一跃，转身朝密林深处逃去。

这次青年没有追上去，而是紧握长剑，目光紧盯着那棵老树。少顷，只见他藏在袖中的手指一动，一枚暗器便飞向身旁的树顶。

“啊——”

没有想象中的高手对决，伴随着一声刺耳的尖叫声，一团活物扑腾着四肢从半空重重地砸到了地上。

“我的腿……”一道痛极的抽气声传来，黑暗中可以清晰地感觉到那人的腿在接触地面的瞬间，断了。

“说，你是什么人？”

青年无视那人的狼狈，锋利的剑尖直直对准其咽喉。大概是来时的注意力被那个杀手吸引了，他竟然大意到没发现这个躲在树上的人。

这人看上去不像会武功的样子……莫非这人深藏不露？





那个人，不，准确来说是一个十七八岁、穿着一身被泥土和树叶蹭得脏兮兮的麻布衫的少年，抬起那双痛得溢出泪花儿的眼睛，怔怔地瞪了面前的长剑几眼，随即竟破口大骂起来：“混蛋！我还想问你是什么人呢！你……你拿剑指着我做什么，想杀人灭口啊！我告诉你，青天白日，天理昭昭，杀人是要偿命的！”

官小采打心底里可怜自己，本来好好地在树上坐着，竟被一枚暗器射了下来，摔断腿不说，还被人拿着剑威胁，下一刻甚至可能小命不保。想到刚才那些人凄惨的死法和自己被摔断的腿，官小采脸色一白，眼神却更凶恶起来，看起来活像一只被惹急的兔子。

“想灭口早就灭了。”俊美青年一声冷笑，长剑往前一递，几乎要没入她喉间那柔嫩的肌肤里，“快说，你和那黑衣人是什么关系？”

官小采瑟缩了一下，底气不足地应道：“我不认识那人！”

“还想狡辩！”

“我就是不知道！骗你有什么好处？”

两人正僵持不下，却听有脚步声传来，紧跟着一道声音打破了僵局：“从离，发生什么事了？”

那个桀骜俊美的青年，也就是从离，听到声音后身子一顿，恭敬地答道：“师兄，我刚才到的时候这些人已经被杀了。”

师兄？看着他突然谦逊的样子，官小采不禁有些好奇。是什么样的人，能让这凶巴巴的人突然变得如此恭敬呢？

她探了探头，就听从离继续道：“杀手我没抓到，不过在树上看到了这个人。”说着他侧了侧身，指着地上的官小采道。

就是这么一个侧身，来人的样子便出现在官小采面前——一袭天青色素袍，身形修长挺拔。密林里只有斑驳的月色，自然看不清来人的面容，却能感觉到他周身散发的温润如水、灼灼其华的气息。单凭这模糊的印象，见过无数美人的官小采已有一种滴仙下凡，误入凡尘的感觉。

一定是美人啊美人。

想到自己又瘦又小，不仅一副严重营养不良的样子，左脸上还长着一块丑陋的胎记，她就好想去死……尽管佛曰众生平等。

官小采还恍惚地沉浸在美色中，那男子已经弯腰温言开口：“这位小哥，你受伤了？”

没想到他一下子就注意到了自己的伤势，官小采愣了一下，但很快，思绪就被腿上钻心的疼痛拉了回来。

“可不是，这个人……”见可以做主的人来了，官小采连忙狗腿地指着从离抱怨，“我好好地待在树上，这个人偏把我从上面打下来，害得我的腿都摔断了。”

“你还恶人先告状！”从离一听就急了，“师兄，这个臭小子一直鬼鬼祟祟地躲在树上，就在我要抓住那个黑衣人时突然发出声响扰我心神，才让那个黑衣人跑了，他们极有可能是同伙儿！”

“什么鬼鬼祟祟！”一听这话，官小采急了，“我早在那树上了！还有，分明是你们的剑砍在树上，震得我差点儿摔下去，我才不小心发出声音的，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是杀人犯的同伙儿啊！你不分青红皂白就把我打下来还想诬陷我！”

青衣男子低头看到那已经动不了的腿，眉头一皱，责备地看了看从离，从离只好冷哼一声，把想反驳的话统统咽回了喉咙里。

“可以让我看看吗？”

他的声音温柔得让人根本无法拒绝，官小采怔怔地望着他，傻傻地点了点头。可还未等他上前，一个披着黑色斗篷的人便戒备地挡在了他面前。

“阁主，小心。”听那清冷的声音，竟是一个女子。

“你们退下，没事的。”男子淡笑着摆了摆手。

见一向矜贵的师兄弯腰半跪在官小采面前，伸手去挽她的裤管，从离惊得下巴都快掉下来了。据他所知，他这个师兄虽然一向待人温和，却从不喜与别人接触，就连那些贴身侍卫和侍女都不例外，如今怎就肯屈尊帮一个陌生之人？

“喂，你要做什么？”官小采一怔，下意识地伸手去挡。

“在下略懂接骨之法，想给你看看伤势。”

见她心怀戒心，从离忍不住嘲讽一二：“我师兄屈尊降贵给你治伤，是给你面子，你还敢扭扭捏捏，娘儿们似的。”

官小采手一僵，想到自己现在是女扮男装，这才讪讪地收手。





看到她脸红的样子，男子眼底闪过一抹笑意，修长的手指小心翼翼地挽起了她的裤管。

可他的手指才碰上去，官小采就嗷嗷地哀叫起来：“我的腿，痛啊！你别碰，别碰！”

“看来骨头真的断了。”青衣男子蹙起那好看的眉，看着那肿得和萝卜一样的腿，吩咐道，“景毓，去找两块木板来。”

景毓便是那戴着斗笠的女子。她低低地应了一声，转眼就消失在三人眼前，不到片刻又鬼魅般回来了，手上拿着不知从哪里找到的两块木板递了过来。看那平滑的表面，就知道是刚刚用内力削过的。

“忍着点儿。”青衣男子伸手点了她的穴道，然后麻利地用木板将她的小腿固定住。

“啊——”凄厉的尖叫声几乎要掀翻这漆黑的密林，听得从离青筋直跳，恨不得一把掐死这个祸害。

痛痛痛！真的很痛！官小采冷汗直冒，可看到面前这个素未谋面的男子如画的五官间流露出的专注时，她竟该死的觉得断这么一次腿是完全值得的！

“阁主。”

这边才忙完，那边景毓也将尸体检查了一遍，清冷的声音打断了官小采脑子里混乱的奇思。

“十一个人，都断气了，其中一人身上带着几本账本，但内容并无特别。推车上装着几捆丝绸，看起来都不像是武林人士。”

“会不会是北上从商的？”从离插话。

青衣男子扫了一眼空地上横七竖八倒了一地的尸体，眉峰微蹙。

“如果是商贩，为什么会被人追杀？重点是为什么不走大道？”青衣男子摇头，“从离，你赶到时是什么情况？”

“我赶到时那个凶手已经杀光了所有人，然后我和他过了大约一百多招，本来要将他抓住了……”说着他狠狠地瞪了官小采一眼，继续道，“他的招式很奇怪，看不出武功的路数。这是他留下的剑，是很普通的铁剑，也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之处。”

“看来这些人早有防范。”

“的确。师兄，那这小子呢，我们要怎么处置？”

一听他话里的意思，官小采顿时急了：“什么怎么处置？你把我的腿弄断了，起码要赔我食宿药材费，然后再赔我这几天误工的银子！对，还有我身上这身衣衫，这可是我在我们那儿最大的裁缝店用上好的绸缎做的，一个子儿都不能少！”

“还绸缎，我看你这衣衫连死人的丧服都比不上。”从离嗤笑，“师兄，这小子来历不明，也不知道大半夜的在杀人现场做什么。”

“你少胡说八道，我是来做事才躲在树上的！”

“啧啧——我倒要听听你深更半夜的来做什么事。”

“我是来做生意的。”

“哈——做生意？”从离大笑，“这儿荒郊野岭的，你做的是什么生意？难道……你做死人的生意不成？”

在这么幽静的夜里，站在一片鲜血淋漓的尸体上谈死人，的确有几分阴森森的寒意。但没想到坐在尸体旁的官小采不仅丝毫不怕，还拍掌大笑起来：“呀，这位兄台当真高明，你这木瓜脑袋竟也猜得到我做的是死人的生意啊！”

从离的笑容凝固在脸上，表情有些扭曲。

只听官小采得意扬扬地道来：“我就是做死人生意的！大到棺材、寿衣，小到纸钱、元宝、陪葬需要的金银珠宝、首饰器具，我们统统都做。绝对巧夺天工、真假难辨。不信你去福建那一带问问，谁人不知道我官小采的名字。”

“原来是一个卖棺材的，真晦气。”

“呸呸呸——什么卖棺材，古言‘嫁娶丧葬’，这可是一辈子最重要的两件事之一，再没有比这还神圣的事了！再说了，你有什么资格看不起我？看看你穿的衣服，一看就是上好的料子，你们这些个公子哥儿怎么知道我们老百姓的难处？我做正当生意赚钱有什么不对？难道还等着天上掉银子下来啊！”

“说得这么冠冕堂皇做什么，讲白了，还不是为了银子赚死人的钱。刚好你的名字也挺配你的，官小材？棺材？怎么，生怕别人不知道你是卖棺材的啊？”





“哼，你的名字也好不到哪里去，从离从离，我看叫‘从良’更好听些！”

“你这个小子！”

看他们像小孩儿一样争吵，青衣男子也不生气，更没有丝毫不耐，他只是噙着一丝笑默默旁观着，倒是站在他身后许久都不说一句话的景毓突然开口：“阁主，这里风大，您先回去。”

她这话一出口，从离和官小采立刻停止了争执。从离眼含愧疚，而官小采则是好奇。眼前这个神仙一般的人物莫非真的被病痛纠缠，所以眉宇间才会有有一股黑气？

青衣男子倒觉得他们有些大惊小怪，转而问官小采：“这位小兄弟，我们也不想怀疑你，但你为何会这么晚了还待在树上，可否回答我？”

“我都说我是来做生意的了……”她的声音越来越小，明明这个问题从离也问过，但在他清澈似水的目光的注视下，她总有一种无所遁形的愧疚感，“好了，我说啦。你也知道我们做生意的都有自己的门道，有人告诉我今日亥时三刻在城郊的这片密林的空地上会有人要我好好安葬。我今天没事，就早到了半个时辰。到了之后才觉得这里怪怪的，就吓得爬到树上去了，没想到竟看到有人被杀，然后你们就到了。”

“告诉你这个消息的人是谁？”

“我不知道，那人是托人传书给我的。”

“你不知道是谁就来，你就不怕被骗？”从离冷笑。

“我也不信，不过对方连钱都付了，我们做生意讲一个‘信’字，所以我就过来看看有几个人，才好准备。”

“那封文书你带在身上吗？”

青衣男子的声音永远那么温柔，如琴弦般轻拂过心尖，信任的语气听得官小采心头一暖，她连忙从怀里掏出那封信。

“就是这个。”

指尖抚过那封用上好的苏州绢纸做成的信，青衣男子沉吟片刻，终于点头道：“这件事的确和这位小兄弟没关系。”

“是，师兄。”就算不甘愿，从离可不敢违背他的话。

“这么说就没我的事了，是吗？”

“是，但……”

还没等他说完后面的话，官小采立刻兴奋地从地上站起来，完全忘记了自己现在是一个“半残废”。只不过身子还没起来，她就痛得倒了下去，幸好一双手及时伸出来，揽住了她的腰，清雅的声音染上了一抹无奈。

“这位小哥，我想说你现在腿有伤，还不能走。”

温热的气息吐在耳畔，那双扶在腰际的手仿佛烫人的炉子，顿时一股滚烫的热流便沿着血管直直冲上官小采的脸颊。

“那……怎么办？”一向伶牙俐齿的官小采连话都说不利索了。

扶她站好后，青衣男子后退一步微笑道：“你的伤是我师弟的过错，你说的我们都会照办，权当赔罪了，可好？”

他的态度和缓而迁就，让本来占理的官小采瞬间觉得自己刚才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半晌才支支吾吾地出声：“没……没关系。”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对了，刚才情急之下忘记报上在下的名讳了，在下连景祁。这是我的师弟，从离，这是我的侍卫，景毓。你放心，我们都不是坏人。”





温
暖
系
湖

010

温

WEN

暖

NUAN

系

XI

江

JIANG

湖

HU